




我的父亲萨空了

萨运 / 著

同行眼中，他是优秀新闻学家，著名办报人；

同志眼中，他是著名民主人士，爱国一赤子；

儿女眼中，他更是最亲最爱的父亲。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我的父亲萨空了

萨运 /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父亲萨空了 / 萨坛著 .— 北京 : 群言出版社,
2014.4
(民盟历史文献)
ISBN 978-7-80256-564-7


I. ①我… II. ①萨… III. ①萨空了 (1907 ~ 1988)
— 传记 IV. ①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9188 号

责任编辑 刘占凤
封面设计 群言艺术设计中心·齐立娟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办 010-65265404 65138815
发 行 部 010-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65262436 6527660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5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6-564-7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前 言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正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国民党独裁统治破坏的危难之际。民盟以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尊重思想自由、提倡依法治国为政治纲领。民盟凝聚了当时绝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可谓群贤毕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闻一多、李公朴、梁漱溟、史良、胡愈之、楚图南、吴晗、费孝通……这些民盟前辈精英们纵横捭阖、开阔放达，本着知识分子的人文良知和社会责任“奔走国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等领域都提出了明确的纲领和主张，将平等、民主、自由的思想播撒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那苍黄翻覆、陵谷变迁的大时代，在那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动荡岁月里，历史的浪潮将中国民主同盟，将有志于民族振兴的贤良才俊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们在改变中国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们为历史的进程，为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将自己的荣辱与民族存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中国的民主、繁荣奋斗了一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探索，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在和平盛世的今天，为了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财富，为了让后人记住先辈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他们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奋斗事迹，我们通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和积累，出版了《民盟历史文献》丛书，这不仅仅是追忆往昔、缅怀先贤，也不仅仅是为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厘清历史、臧否人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回顾那段曲折的历史，传承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感情；纪念民盟先贤为新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呈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嬗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同时也是为了民盟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需要；为了让那些隽永传奇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历史再现后人的眼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民盟历史文献》丛书的出版，是对先贤们多党合作历史的尊崇和传承。

《民盟历史文献》编委会

序

三十年代，我与空了同志结识于重庆，四十年代，我们先是相晤于香港，继而相聚于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我们一同参加了第一届全体会议（他是中国人民救国会十位正式代表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又同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朝夕相处，相知更深。空了待人坦诚，性格豪爽，广交朋友，团结同志，热心公益，助人为乐，全心扑在党的事业上。交成莫逆，使我受益良多。

空了从二十年代当《北京晚报》记者起，到八十年代创办《人民政协报》，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解放前，先后担任上海《立报》、香港《立报》、《新疆日报》、《新蜀报》、《华商报》总编辑、总经理、社长等职务，运用新闻传播从事爱国救亡、民主活动。他善于用通俗的语言报道事实的真相和本质，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密切联系各阶层人士和广大读者。

1936年，空了参加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活动，1941年出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总经理。1943年被

国民党特务绑架，囚禁于桂林夹山和重庆五云山。他在狱中“松挺像贞坚，雄心未逊前”（空了狱中诗句），撰写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科学的艺术概论》等书。1945年被营救出狱不久，我们喜遇于昆明。深感他更加积极地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意志坚强，豪情如沸。空了在祖国山河破碎的岁月里，出自一种爱国热情从事新闻工作，他本来“始终想以记者终其身”，可是沿着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道路往前走，经过历史浪潮的冲淘，越来越从艰难曲折的斗争体验中，认识了共产主义的真理，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终于从一个爱国的新闻工作者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空了又是一位民族文化工作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参与了民族文化宫、民族出版社、民族歌舞团、民族语文翻译局等民族文化机构的创建工作和领导工作，率团前往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国外访问。为促进民族团结、民族进步和民族文化发展以及国际文化交流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空了还是一位自学成才者。他出生于一个蒙古族家庭，因家境贫寒，十五岁就参加工作。他刻苦学习，边做边学，自强不息，学成一位能编能写，擅长经营管理的新闻界全才。

我与空了同志论交近五十年，风雨同经，谊兼师友。他的热爱祖国、乐于奉献的精神，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善于联系实际的精神，忠诚事业、敢讲真话的精神，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都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无限怀念。

孙起孟

1996. 10. 22

目 录

前言 / 1

序 / 1

第一章 雏凤清声 蒙古族青年 / 1

一个蒙古后裔的家事 / 2

初涉社会 / 14

第二章 东奔西走 著名办报人 / 31

登上新闻大舞台 / 32

创办香港《立报》始末 / 56

为了建设新新疆 / 70

重庆一年 / 95

第三章 身陷囹圄 民主宣传人 / 103

香港沦陷前后 / 104

艰难世事(上) / 128

艰难世事(下) / 151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 工作大忙人 / 179

为争取人民民主奔忙 / 180

迎接新生活 / 206

与救国会的渊源 / 218

新中国民族文化工作的开拓者 / 237

一次不寻常的赴港演出 / 257

第五章 历尽劫波后 赤子情怀存 / 265

在劫难中 / 266

故地留痕 / 298

建国后在民盟工作 / 308

在政协机关工作 / 320

第六章 桑榆夕阳红 斯人终逝去 / 333

在医院中 / 334

晚年 / 347

附录一 萨空了同志生平 / 361

附录二 萨空了年表 / 365

后记 / 387

重版随想 / 389

跋 / 391

第一章

雏凤清声 蒙古族青年

一个蒙古后裔的家事

1907年3月26日,在四川成都,虽是乍暖还寒的节气,却逢阳光明媚,给万物带来无限温暖与生机。就是这一天,在离都督衙府不远的一座深宅大院里,诞生了一个男孩。这是都督府正黄旗蒙古笔帖士石麟第二位填房桂氏生下的第三个男孩。他就是我的父亲萨空了。

这年石麟已三十一岁。他的祖上世居扎库木地方,郎姓。自从清初随军入关以后一直都居住在北京。他的父亲荣惠、祖父特克什布、曾祖广宁,几代都为巩固中国的领土、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立过汗马功劳,曾受到清帝的嘉奖。他自己十四岁从正途考入仕,当了个候补笔帖士。因为他的聪慧好学,光绪帝还特嘉奖他的母亲教育有方,加封为二品夫人。可是当他的父亲去世以后,由于只知读书不会理家和惧内,常受妻家骚扰又无法解脱,他只好央人换了一个外差,举家搬到成都,在川督赵尔丰手下当笔帖士,求个安静。但是,在清朝正趋于败落的光绪末年,国事不宁,哪里有安乐之地?一向寡言少语,性格内向的他,更是郁郁不欢。

新生的儿子给他增添了几分喜悦，冲刷了他不久前因伤逝二子留在心上的阴影。他给新生的儿子取名萨音泰（蒙语译音），意思是有福气的人，并吩咐家人称他为老二。此后，桂氏又接连生了两个儿子。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石麟一家返回北京时，他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除了原配生的女儿外，还有四个儿子。

回到北京，家产已被亲戚分占。石麟家属于被推翻的清朝蒙古族小官，正是当时被唾弃的社会阶层。他既不敢与人争要家产，又无法再求职谋生，只好靠变卖藏品衣物度日，躲在家里课子读书，四书、五经、史文、诗书画，尽己所能讲授给儿子。在贫病交加中，他四十五岁就去世了。

我知道上述故事时已十六岁，在重庆。那是1945年，父亲刚从国民党集中营释放出来不久。有一天他带我去看望女友——后来成为我第一位继母的方菁。他们在闲谈各自的家事时，我在旁边听到的。那时，我家已经历过重大变故。自1935年，我家离开北平到上海，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和父亲工作的变动，以后就不断迁移，从上海到香港、到新疆、到重庆，又到香港，再到桂林，又到重庆。在这段艰难坎坷的生活历程中，先是父母离了婚，继而父亲被国民党逮捕。

以前，我对父亲家的事知道得极少。我母亲金秉英娘家是基督徒。母亲只和自己娘家人往来，不大看得起父亲家的人。加上我七岁时全家就离开北平，所以几乎对奶奶、姑姑、叔叔全无印象。我真正知道家事是在解放以后，重返北平故里时。

1949年，北平解放后，父亲从香港到北平，我和妹妹萨石（原名萨苦荼）也从解放区进入北京，这时，才和亲属们团聚。

这一天,我见到了我的姑姑、叔叔、婶婶和堂弟妹们。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我们走进三叔家院子时,亲人们都从堂屋迎了出来。进入堂屋,只见北面墙上挂着祖父母的大幅照片。我们向祖父母行了礼。我仰头仔细打量,照片上的奶奶显得比爷爷老,因为爷爷去世时是中年,而奶奶去世时已是老年了。我一眼就能看出,父亲的嘴像爷爷,眼睛像奶奶,姑姑完全像爷爷,三叔是眼睛像爷爷,嘴像奶奶。几十年过去了,虽然照片已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但至今我仍记得那两张照片,记得爷爷紧紧闭着的嘴,想象出他的顽固执拗;记得奶奶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想象出她那精明能干。

那是很快乐的一天,见到那么多亲人。我的三婶特别会照顾人,亲切热情而且无微不至。三叔是真正地爱我们,就是不会表达。他拿出许多小物件,使劲地想找一些东西是我们喜欢的,让我和妹妹带走。姑姑则更不善言辞,只是含笑站在一边看着我们。这样的情景以后就不多见了,因为父亲工作忙,几乎再无时间到亲戚家叙家常。

五十年代初,北京市扩建,近城的坟地需迁移。我家的祖坟就在红庙附近。三叔找爸爸问怎么办?爸爸说,平了算了。三叔不肯。最后还是他去迁了坟。后来听三叔说,原先只知道祖坟很大,看坟人在此赖以种庄稼为生,过去还常送些玉米、豆子给他们,这次迁坟才知道,这里竟埋着好几代人。他只是大致收殓了遗骨,重新埋葬了。三叔还带回一个包袱,里面包着从墓地挖出的陪葬品。正好那天我在三叔家玩,我略略看了一下那打开的包袱皮,有扳指、簪子、戒指、挂件等等。因为年代久远又埋

在土里不见天日,已失去光泽。三婶忙让包起来,说:怪瘆人的,别看了。

三叔是个感情不外露的人。迁坟以后,坟场上还留着几棵古柏,他过一段时间就要去看看那树,却什么也不说。后来,我家坟地的旧址上建立了劳动干部学校。学校校名一改再改,而那古柏至今仍矗立在后门外。据说已成为受保护的古树。

由于解放后人们都怕说自己的出身不好,父亲从没向我们说过祖先的情况。只是在他被任命为国家民委副主任时,说了句“我爷爷在清朝当过理藩院侍郎,就相当于现在的民委副主任吧!”大家听了只觉得有意思,谁也没理会这事。后来,有一个星期日,我去三叔家,看见三婶收拾柜子,拿出许多废字纸,打算卖给收破烂的,我信手翻翻,看见有清朝的文书,就和三叔翻阅起来。三叔说这都是给我曾祖父荣惠的。我们当时还算了算,他很长寿,给皇帝干了五十年。回家后我曾向父亲说起这事,父亲只是淡淡地说:你管那些闲事干什么!从此,我不再提这事,也不想这事,看到的東西也渐渐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仿佛有称他蒙古学士的,有表扬他当钦差清廉的,还有批准把侧室扶正的。主要因为那时我很年轻,文言文看不懂,自然就记不住了。直到最近,我想起这件事,去翻阅了中华书局1977年版的《清史稿》,找到荣惠的名字,原来他还当过兵部和礼部左侍郎。

“文化大革命”以后,年老的姑姑仿佛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总爱向我们说说她童年的往事。但由于她读书不多,只能东拉西扯地说故事,不能有条不紊地讲历史,我们也只是随便听听,从没问个究竟。姑姑比爸爸大一轮(十二岁),她和爸爸不是一个



1956年全家在东四五条月牙胡同住宅合影。左起：郑小箴、萨社旗、萨倬、萨远巍、萨石、萨桂兰、萨空了、萨云，前排小孩：萨新旗、沈刚纪

母亲所生。她的母亲是爷爷的原配，也是蒙古族。由于她生下不久母亲就病逝，她连母亲的名字也不知道了。后来爷爷娶了填房，但不久又病逝。因此人们认为爷爷克妻，在娶我奶奶时，就从后门而入，以免惊动神灵，让奶奶免遭灾难。姑姑说，在娶我奶奶的那天，人们都忙着办喜事，没人管她（那时姑姑大约五

六岁），是我的曾祖父抱着她在堂屋里来回遛。曾祖父十分怜爱她，还带她到东北当差。曾祖父是在东北病逝的，灵柩从东北运回北京时，家人在慈云寺跪迎。（据《天咫偶闻》载：“相传慈云寺为某邸家庙。”和我家有什么关系就不得知了。）姑姑又说，那时家里是殷实的，曾祖父去世后，由于爷爷为人清高，家事统由奶奶掌管，家产外流到奶奶娘家。待到祖母醒悟过来，一切已无可挽回，从此家道败落。姑姑是不原谅奶奶的兄弟们的，不愿和他们往来。

姑姑命运多蹇，不仅幼年失母，长大结婚，丈夫又是纨绔子弟，不久家产败尽，丈夫一病而亡。姑姑只好靠做手工度日。她从没生育过，没有儿女。解放后，我们重返北京，父亲说接她到我们家，她执意不肯。后来是我和堂妹硬把她接了过来。从此，

她就一直在我家照料家务。那时，我们家有一位保姆，还有一位服务员，姑姑总争着干事，不肯闲着。父亲多次和她说，你是我姐姐，年纪大了，谁也不会嫌弃你。姑姑总是默默地低头听着，过后还照原先一样。有一次姑姑不声不响地把父亲的一条毛裤拆了，要重新织。继母发现后说，不用她干。姑姑说，毛裤破了，我不能让他那么忙的人，穿一条破裤子。继母说，你眼睛不好，不是掉针就是打错。两人争了起来，姑姑哭了。后来，父亲对姑姑说，万事要能忍。咱们萨家的人，一个比一个倔，我学了一辈子，才学会忍，你就不能忍?!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对谁越亲，对谁要求得越严。姑姑当然懂得父亲的难处。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送到“五七”干校，生活十分艰难，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姑姑常为此而悲泣，恨自己年纪太大了，否则不管到什么艰苦的地方，她都愿去照顾自己的弟弟。“文化大革命”后，父亲从干校回家，健康大不如前。姑姑关心他，又不会表达，只能默默地弄点他爱吃的零食，什么玫瑰枣啦，煮花生啦。每当晚上父亲一个人在客厅看书或工作时，她就悄悄送过去。她看到父亲头发渐渐花白，听人说吃核桃好，就每天给他剥七个核桃，而且一直坚持下来。姑姑的爱是藏在心里的，她不会表露，也不想表露，因为她从不想求回报。有一个冬天，我回家过春节，姑姑找东西，我在旁边和她说话，看见箱子里有一个木制小手饰盒。我随手打开，里面有一张男人的半身照片，穿戴是民国初年的样子。我问姑姑是谁，她说是你姑爹。我故意逗她，说：“哈，您把姑爹藏在这儿，从不让我们看。”姑姑笑了。因为姑爹不争气，家里人都看不起他，姑姑也从不提他。但是，她的心

里,无疑仍有着他的位置,没准儿,仍然爱着他,思念着他。1979年,姑姑是在她八十一岁时去世的。她摔了一跤,就起不来了。她可能是不愿拖累别人,她是那么好强,连被子都不愿让别人帮忙洗,怎么肯让别人服侍?她就不吃东西,谁劝也没用。临死的前一天,我在天津工作的妹妹萨石突然感到非回家看看姑姑不可,匆匆忙忙赶了回来。姑姑看见她,显得非常高兴。晚上萨石喂姑姑吃鸡蛋挂面,姑姑竟然吃了。不料,就在这个晚上姑姑去世了。萨石说,因为她和姑姑感情好,也许是预感吧,让她赶回来,为姑姑送了终。我当时在内蒙古工作,知道姑姑有病,我写信问严重不,我要不要回去?父亲回信说,先不用。没想到竟未见到姑姑最后一面。其实,在她去世前两年,每年我回家过春节离去时,她总是哭,说怕见不着了。她可能感到自己年老体弱,支持不了多久了。姑姑去世后,我回到家里,丧事已办完。父亲见我,嗔怪地说,现在回来有什么用。他是重视亲情的,怪我回来晚了。父亲拿给我一个姑姑做手工用的银顶针,这是我曾在信中提出来做纪念的姑姑的遗物。顶针由于使用年代已久,有的小孔已经磨平。这是姑姑一生辛苦的见证。我不仅自己保存它,还要留给我的子孙,让他们永志不忘这位心地善良,坚韧勤劳的老人。

我到八宝山向姑姑的骨灰痛哭告别。当晚,我仍住在姑姑住房的外间。夜里,忽然听到一阵滚动的声音,窗子也在震响。我想,也许姑姑来看我了。我并不害怕,我们彼此关心,真诚相待,她若有灵,也会保佑我的。

我的三叔本是个小职员。解放初期,自己弄了个小作坊,磨